

如何反驳，日本刀是刀，却称之为“剑道”？

刀剑不分

中国人常常存有一种固有的印象，即他们好斗的东方邻居是刀剑不分的。这也难怪，在现代日语中，人们也常常把汉语意义上的刀（单刃，有樋或无樋）和剑（双刃，有脊或有槽）混为一谈。比如，明明是以日本刀为武器的技击术，偏要冠以剑道（kendo）、剑术（kenjutsu）之名。实际上，不但日语中刀和剑各有其专属名词，在造型上它们也有明显的区别。那么，为什么在用语上会存在故意混淆的现象呢？其真实原因可以从一代剑圣柳生宗矩的一本剑谱，即柳生新阴流（这个剑术流派和戚继光有一段传奇故事，之后会讲）的《兵法家传书》中一窥端倪。这本剑谱中有两个章节分别叫「杀人刀」与「活人剑」，这里的刀和剑其实都指日本刀，那么为何杀人时称之为「刀」，活人（救助、帮扶他人之意）时就称之为「剑」了呢？

这两个看似充满禅意的词其实蕴含着非常丰富的语言学意义。因为日本早期的武器均从中国大陆输入（这些武器中有剑也有刀），所以在中国大陆发生刀剑逆势（从汉代开始，环首刀逐渐取代剑成为新的战场武器，剑沦为礼器）的时候，日本也随之经历了这一过程。从中国和朝鲜而来的环首大刀主宰了日本战场，而之前传入日本的双刃直身青铜剑则成为祭祀和祈福的神圣礼器（比如日本的传国之宝草薙剑）。舶来和仿制的环首大刀在大和朝廷征服虾夷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武士骑在

从中国大陆传入日本的蒙古马背上，用环首刀从上到下凶狠地斩杀从未见过马匹的虾夷人，因此，日文中的「刀」这个词和日本土著民族的鲜血是分不开的。

日本人在接受中国环首大刀的同时，也接受了中国人「兵者不祥」的概念，因此，用于杀伐的刀在日本文化中成了征伐杀戮的象征，而剑因为早已退化成神道祭祀、祈福和驱魔辟邪的法器，反而成了神圣、正义和君子的象征。相比于中国人发明的化煞理论，日本人采取了一种简单又脑洞大开的方法：把刀叫作剑不就好了？《兵法家传书》行文流畅，文字优美，充满了哲理和禅意，其中「杀人刀」与「活人剑」的辩证充满了东方哲学的意味，将刀冠以剑之名以避其凶的做法也充满了语言学意义上的趣味。因此，我们的话题就从这杀人之刀开始。

杀人之刀

公元 9 世纪的最后一个十年，日本的最后一个遣唐使归国，中日官方之间的海上通路断绝。进入公元 10 世纪后，崛起的契丹阻断了中原与日本的贸易通路（当时双方通过朝鲜来往），此后更发生了女真人和契丹人袭击北九州的「刀伊入寇」事件，日本和东亚大陆的交流遂彻底断绝，日本自此脱离了文化和技术输入方的身份，从「唐风时代」进入了「和风时代」。

日本刀剑也开始了独立的发展历程，并形成了一套独一无二的锻造技术、刀剑文化以及剑术，我们所说的「日本刀」至此才正式诞生。12 世纪末，源赖朝开创镰仓幕府，出任首任「征夷大将军」，武士阶级正式形成，日本正式进入长达七百年的武士统治时代，腰悬二刀（太刀、肋差）成为武士阶级的特权和象征。

尽管武士刀是统治阶级的特权和象征，但是和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样，日本冷兵器时代的战场主宰也是弓箭和长枪，刀剑从来就不是日本列岛上战争的主角，而多是作为辅助武器和防身武器存在的。虽然日本武士从

小就进行严格的剑术训练，但即使在无日不战的战国时代，战场上由刀剑造成的死伤也只是一成左右。

然而，武士刀的意义早已从武器范畴上升到文化层面，而且围绕着日本刀和武士阶级形成了一系列独特的礼仪和文化，使得刀对于武士阶级的意义远在作战之上。比如，日本道路的交通规则同英国一样，至今都是靠左行走，因为日本武士的大小二刀佩带在左边，靠左行走可以避免与对面走来的武士的刀鞘相撞而引发不必要的打斗，遇到危险时也可以在电光石火的一瞬间拔出刀来。

由于日本人不会像西欧人那样在砍人前说些诸如「先生，您冒犯到我了，向我道歉，否则单挑」之类的话，所以对日本武士而言，先下手为强尤为重要。在当时的日本，一个不经意的动作、一个眼神乃至无意的一瞥，都可能让神经质的过路人突然拔刀探索一下你的身体结构，因此，靠左行走的重要性便不言而喻了。此外，在进入他人住宅的时候，武士要在玄关把刀解下，并用右手提着进入室内，表明自己没有动刀的意思。这本来是一种为避免无谓争斗和死伤而形成的习俗，然而，事情总有例外。

庆应三年（1867 年）的一个寒冷冬夜，著名的维新志士坂本龙马和他的基友中冈慎太郎就倒幕问题展开了一番激烈的争论，几乎动刀。为了不弄出人命来，双方决定按照习俗，把佩刀放在玄关处，结果就在此时，幕府的刺客袭来，手无寸铁的二人当场被害。龙马直到死前还念叨着：「石川（中冈慎太郎的别名），刀！刀！」由此可见刀对于武士的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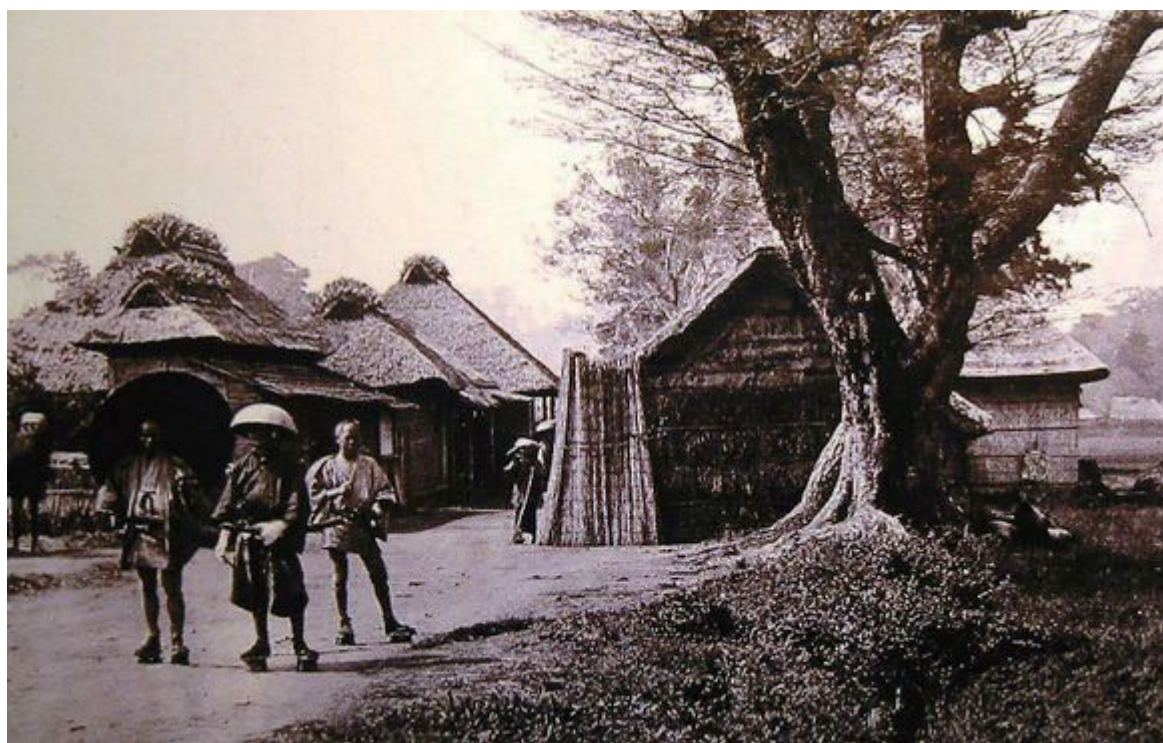


富有传奇色彩的维新志士坂本龙马

靠左行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武士阶级拥有一项野蛮的特权——「无礼讨ち」。这从字面上很好理解，就是武士阶级拥有抽刀斩杀冒犯其尊严的下人、町人和农民的权力。这并不是说武士可以随意滥杀平民，在行使这项权力时，要满足几个必要条件：第一，平民必须有确实冒犯到武士的行为（走路碰到他的刀鞘也算哟）；第二，平民拒绝向武士道歉；第三，武士只可斩一刀，若对方未死也不可再斩。这项权力起源于何时已不可考，但在日本战国时代，这项权力显然被无限扩大了，以致出现了武士为试验自己新刀的锋利程度就随意斩杀平民的恶劣事件。

旅日多年的周作人就曾写道：「武士为练习武术，或试刀之利钝，于夜间立在僻静的路旁，出其不意地砍过路的人。」这种十分野蛮的公开恶习被称作「辻斩」。在和平到来的江户初年，「无礼讨ち」被幕府用法律的形式约束为「切舍御免」。「切舍御免」有诸多的限制，而且即使合法行使，也会产生诸多的问题（比如，若某武士在外藩斩杀了外藩的平民，就会产生复杂的司法问题）。因此，这项权力实际上并没有多少行使的机会。

然而，战国时代留给人们的残酷记忆还是让江户初年的平民百姓在路上遇到武士迎面走来时，总会尽量蜷缩在左边，甚至在武士经过时背靠左侧道路的墙壁，低下头不敢直视对方，甚至跪在路边，生怕碰到武士的刀鞘，惹得他要「切舍御免」。到了幕末，这种事实上已经基本没有了，但是也有例外，以强悍的萨摩示现流剑术闻名的萨摩藩武士就搞出了一个「切舍御免」的大新闻。



幕末大新闻的发生地生麦村（摄于 1862 年）

1862 年 9 月 14 日，在上海做生意的英国商人查理斯·理查德森（Charles Richardson）和他的雇员克拉克（Clark）以及英国商人马歇尔（Marshall）夫妻骑马走在生麦村（今横滨地区）的道路上时，遇到了萨摩藩藩主的辅佐人岛津久光的卫队，在清国习惯了高高在上使唤黄种

人的英国佬显然把这里当成了上海，骑着马就走进了久光的卫队。卫队武士见状大声呵斥英国人，让他们退下。英国人不知是听不懂还是根本不在乎，拒不退让。正在双方交涉时，英国人的马突然受惊，冲到了离久光的座驾很近的地方引发了混乱。卫队中的萨摩藩武士勃然大怒，奈良原喜左卫门第一刀就从理查德森的左肩切到右肋，斩开了他的锁骨和肋骨。紧接着，久来村利休一刀从理查德森的左下腹直斩到腹股沟，肠子马上流了出来。理查德森落马后，旁边的武士大发慈悲地一刀终结了他的痛苦。另外两名英国男士一个肩部被完全砍断，另一个背部受了重伤，但两人都依靠马匹逃生了。这大概是因为武士是站在地上斩杀骑在马上的英国人的，所以不好发力，才被他们侥幸逃命。马歇尔夫人因为是女流之辈幸得不死，但萨摩藩武士斩掉了她的帽子和几根头发，以示惩戒（这大概也算是「活人之剑」吧）。



理查德森的腹部受到了致命的一击

精力善用

镰仓时代（1185 年—1333 年）的战争形态主要是由骑在马上的武士集团依靠骑射的方式杀伤敌人，或是直接在阵前进行「一骑讨」，这大概就是江上波夫所说的「骑马民族征服」留给日本的风俗。在蒙古侵略日本的文永之役中，这种落后的战术在作战初期给日本军造成了惨重的损失。蒙古人十分熟悉东亚大陆残酷的作战模式——弓矢短而射速快，身着华丽大铠的武士单枪匹马来到阵前，还没报完自家名号就被射成了筛子。

在付出了极大代价才在台风的帮助下击退蒙古军后，日本人逐渐意识到了自己的战术问题，在蒙古第二次来袭时废弃了武士骑射战术，而是依托西起今津、东到箱歧的防御石墙，依靠武士的个人武艺与元军展开惨烈的海滩争夺战。蒙古军始终无法突破石墙，被限制在海滩上一片狭小的地域中，被迫卷入与武士的近身肉搏战。经过血腥的苦战，镰仓武士以精湛的武艺和无与伦比的勇气彻底击败了蒙古军，迫使蒙古军回到海船上，最终覆灭于一场神来之笔的台风。在这次蒙古来袭中，日本人认识到了刀剑在混战中的意义，使得剑术快速发展起来，并逐渐形成了「念流」「神道流」「阴流」和「中条流」四大流派。

在日本剑术的发展过程中，不得不提的两个流派是出自阴流的「柳生新阴流」和「香取神道流」，其中和中国颇有渊源和恩怨的，是「柳生新阴流」一派。

16 世纪中叶，战国乱世中大量没饭吃的野武士沦为明朝东南海商的暴力打工仔，以其草芥一般的性命和在乱世中练成的杀人剑术，对抗明朝政府的海禁政策，从而开始了「嘉靖大倭寇」时代。这些既不把自己的命当命，更不把别人的命当命的野武士在对战腐败透顶的明朝卫所兵时，打出了比英国人屠杀南非祖鲁人还玄幻的交换比。嘉靖三十四年（1555 年），53 个倭寇从浙江上虞登陆，沿途漫无目的地杀掠，杀死明朝一名御史、多名高级军官和官兵上千人，最后竟然进犯南京，流窜两千里才被剿灭。其高超的剑术和强悍的战斗力的深深刺痛了明朝军人的心，促使戚继光、俞大猷等将领对明军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新流之目錄

猿飛

此手合てきゝはききこゝろふ太

刀六

虎部青岸海見

3234

《武备志》中的《阴流之目录》的日本原本扉页

1561年，戚继光在台州战役中依靠指挥得当、战术合理，一举歼灭倭寇数千人。在打扫战场时，明军在一具倭寇的尸体上发现了一本奇特的剑谱残本，剑谱名为《阴流之目录》，里面画着两只猿猴手持武士刀正在进行一系列名为「猿飞、太刀六支猿回、虎龙、岸见、山阴」的攻防动作。深知日本剑术威力的戚继光很重视这本剑谱，因剑谱本来就是残本，因此，戚继光按图文习练后又把自己的经验和心得写在剑谱之后，形成了《辛酉刀法》一书，被完整地收录在《武备志》一书中。

戚继光在战场上拾到的是阴流祖师爱洲弥香斋久忠（1452 年—1538 年）所作的《阴流剑法图文》一书的残本。相传他 36 岁时在北九州的大山中遇到了一只浑身白毛的猴子，传授给他这套剑法。台州战役时，爱洲弥香斋久忠已死了二十三年，不可能出现在中国浙江，而他所创的剑法在日本本土也已失传。那么，怀揣孤本剑谱战死的无名倭寇究竟是谁，为什么他会带着一本在日本都已经失传的剑谱出现在中国，剑谱的全本究竟是怎样的？这些大概已经永远成谜了。



《阴流之目录》中两只猿持刀对练

值得一提的是，小笠原源信斋源长治（后被称为源信斋）在明末西渡中国，不知以何种手段获得了《辛酉刀法》继光所述之刀法形成了「直心阴流」。宽文年间（1661 年—1672 年），须原屋茂兵卫将《武备志》付刻刊印，进而影响了一大批剑术流派，尤其对幕末剑道的出现和剑道器械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而在中国，辛酉刀法最终成为苗刀技击技术的基础，至今郭氏一路的苗刀的基本起势和构架都与直心影流几乎完全一样。



3243

戚继光所续写的《辛酉刀法》图谱

这一历程充满了神秘、奇幻的色彩，从日本北九州山中精于剑术的白毛猴子，到中国浙江台州战场上怀揣绝本的神秘倭寇，这套剑法从日本流入中国，变成中日混血儿之后，又以神秘的方式回到日本，冥冥之中似乎总有一股超自然的力量，把中国和日本这两个情感复杂的国家联系在一起。

活人之剑

在近代剑道诞生之前，武士之间的剑术比试主要用木刀，尽管有寸止的说法，但意外死伤事件依然频发，更有心怀私怨的武士在试合时痛下杀

手。在经典剑戟片《大菩萨岭》中，剑术绝伦却拥有一颗恶魔之心的甲州武士机龙之助就在剑术比赛中痛下杀手，以木刀杀死了对手。

在现实中能做到这一点的剑士也比比皆是，我的好友户山流高手银月捕风就能轻松地用完全没有刃的尼龙剑把猪的大腿骨一击斩断。

因此，江户时代末期逐渐发展出完整的剑术护具和四片式的竹刀，从而大大提高了试合的安全性，现代剑道的雏形也由此出现。剑术和剑道从此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一部分剑术流派拒绝使用剑道的器械和护具，坚持自古以来使用木刀乃至真刀的练习方式，这一部分流派被称为「古流」，但为了避免伤亡，他们几乎放弃了实战对练的训练；另一部分流派则充分利用了发展起来的剑道护具，走上了实战派的道路。因此，日本剑术是一门历史悠久的武艺，而日本剑道则是一种年轻的技术。

随着火器的不断发展，冷兵器格斗技术日渐式微。在倒幕战争时期，幕府军和倒幕军之间爆发了第一次炮舰海战。在明治政府颁布废刀令后，武士阶级的特征和特权被一并剥夺，中下层武士被迫沦为贩夫走卒，一身武艺全无所用。到西南战争时，幕府军和倒幕军双方都全面装备了步枪和火炮，《最后的武士》中武士集团骑马向明治军加特林机枪阵地发起自杀式冲锋那一幕完全是美国浪漫主义的臆想场景（不过很壮观）。萨摩藩可是明治维新的大本营之一（另一藩是长洲），是最早接触西方文明并开设军械厂生产枪炮的藩地，自然不可能是电影里那种战国军队的水平。

不过，在战争中萨摩藩一方因弹药不济而采取了拔刀队战术，即由少数剑术高超的武士在山间、林边等复杂地形，采取伏击的方式袭击明治军。叛军拔刀队往往埋伏在小路两边，等到明治军步兵以纵队通过时一跃而起，跳入步兵队伍大肆砍杀。由于距离过近，明治军步兵害怕误伤往往不敢开枪，而混战中刺刀又施展不开，所以往往遭受惨重的伤亡。此外，日本刀砍杀人体造成的惨烈景象严重打击了以平民为主体的明治

军的士气，对萨摩藩武士的恐惧情绪开始在士兵之间蔓延，使得明治政府不得不重新组织一批精于剑术的旧武士，将其混编入政府军步兵中，与萨摩藩武士对阵。



西南战争。缺少弹药的萨摩军在后期不得不组织拔刀队

明治政府从西南战争中重新意识到了剑术的价值和意义，开始大力扶持剑道的发展。剑道也逐渐分离出体育剑道和军事剑道（户山流）两条发展道路，其中的体育剑道逐步发展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形式，成为一种风靡全球的武道艺术。

该盐选专栏共 18 章，87% 未读

[继续阅读](#)

▶

VIP



盐选专栏

兵者不祥：从打架到战争的暴力文化史

幻想狂刘先生

共 18 节

会员专享 ¥56.00

发布于 2020-05-29

本文由 Circle 阅读模式渲染生成，版权归原文所有